

处在十字路口的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爱·弗·希尔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处在十字路口的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爱·弗·希尔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E. F. HILL
THE AUSTRALIAN SOCIALIST MOVEMENT
AT THE CROSSROADS

Printed by Typo Art Printing
Co. Pty. Ltd. for J. McEwan, 1 Maude
Avenue, Glenroy

根据格伦罗伊城杰·麦凯文书店1964年版译出

处在十字路口的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澳] 爱·弗·希尔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三) 0.24 元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3}{4}$ · 字数 38,000

1964年8月第一版 196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40

统一书号：3003·740

定 价：0.24 元

目 录

处在十字路口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1

 革命成功的希望增加了——如何挫败改良主义——
 变得更加明显——不存在两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
 时代的特点——正确的估計是极为重要的——并没有闡
 明和平过渡的理論——澳大利亚工党——老例外論

附录: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基础 劳·路·夏基 38

处在十字路口的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路·夏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基础》。这篇文章发表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和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评论》1964年2月号上。我们把它重印出来作为这个小册子的附录。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所有先进的工人都应该仔细地加以研究。这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目前正进行着的大辩论而写的一篇文章。长期以来，夏基先生为这场辩论写的文章，一直是重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观点所作的一系列陈腐而枯燥的论断。因此，他一直没有提出什么论证，而只是教条主义地断言中国共产党人是“左的”，“空论的”，“教条主义的”，“反对和平共处的”，“反对和平过渡的”，等等。目前的这篇文章，是夏基先生第一次试图提出他的“理论”立场并为之辩解。因此，它值得我们最仔细地加以研究。我们愿意考察一下这篇文章。

我们的论点是，夏基先生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我们将努力证实这个论点。在他看来，这些原则已经过时了，列宁也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了。因此，在他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看到下面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一种活生生而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反映了这一运动”（夏基先生不耐烦告诉我们是什么运动）“所处的新的条件以及这一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因此，革命的工人运动每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总是把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也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使得一般概念与‘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更加紧密地結合起来，并引起人們对于那些已經过时的或者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論点进行大胆而直截了当的重新审查。”（黑体是我标的。——爱·弗·希尔）

重新审查已經过时的或者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論点，正是修正主义的实质。这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的一个光輝的概括。修正主义是这样一个体系，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实质。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它包括一切現象，它的結論是，任何事物都处于由于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内部）的斗争和解决而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在社会方面，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所有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的社会轉变都是革命的——革命地推翻一个阶級的統治而代之以另一个阶級的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革命指南，不然它就沒有意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永远不会过时，或者，决不能被认为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照夏基先生的意思說）。那样一种論断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对立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是根据对实践的分析所揭示出来并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普遍規律。馬克思主义者在特定的时期所作出的具体历史結論，当条件改变时，可能会失去时效，但这完全是另外一个問題。

因此，列宁指出，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叶曾設想过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中有实现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轉变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8頁。——譯者

可能性，但是列宁正确地說过，这在二十世紀已經失去时效。列宁說：“現今，在 1917 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馬克思所說的这个例外已經失去时效。英国和美国，本来是盎格魯撒克逊‘自由制’——在沒有軍閥机关和官僚制度的这个意义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后的代表，現在它們两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国或美国，‘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預备条件’，就是打碎和毀坏‘現成的’（已于 1914 年至 1917 年間，在这里造成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地步的）‘国家机器’。”（《列宁选集》，英文版十二卷集，第 7 卷，第 37 頁）^①

革命成功的希望增加了

自从列宁說了上面的話以后，革命成功的希望已經大大增加了，但是他的原則，他的論点，仍然是絕對有效的。事实并不像我們的修正主义者夏基先生要你們相信的那样，自那时以后，还没有再出現过一次馬克思所說的那种形势（而且馬克思当然也肯定，即使在英国和美国也需要革命；他所說的例外，只是关于这种革命的特性）。

列宁的論点包含着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对馬克思时代以后所发生的种种社会变化的具体分析。列宁以后的經驗已經肯定、丰富和证实了列宁的論点。列宁不是在修正馬克思的学說。他是在肯定和維護馬克思的革命原則，并使人注意这些原則的普遍意义。这样看来，在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中，决沒有任何东西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92—193 頁。——譯者

可以說是已經過時或者未能證明其為正確的。

那麼，夏基先生，已經過時或未能證明其為正確的是什麼呢？請你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麼吧。

你從頭到尾讀完了夏基先生的文章也找不到一個地方明白地說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哪些東西是已經過時或未能證明其為正確的，但是從他的文章中卻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夏基先生確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了。

讓我們來繼續分析他的文章。夏基先生說：“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並不是平坦和毫無衝突的過程。在每一個新階段，在歷史的每一個急劇的轉折點，馬克思主義都曾經不得不抵抗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潮：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改良主義、左傾主義，等等。”

進一步闡明和證實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是平坦和毫無衝突的過程，這是絕對真實的。我們同意夏基先生的說法。但是，最好是更仔細地看看這個問題。在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的偉大的歷史性發展，主要是來自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鬥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是如此，在列寧的時代是如此，在斯大林時代也是如此。

只須想一想列寧的不朽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同那些想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的人——俄國勞工運動中的和國際勞工運動中的這種人——作鬥爭的。列寧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於回擊來自右的方面的對有關向社會主義過渡、資本主義的本性、剝削和全部辯證唯物主義等所有主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進攻。修正主義者最喜歡引用列寧的《“左”派幼稚病》。除此之外，在列寧的著作中，就沒有多少是他們願意想到的了。

但是《“左”派幼稚病》是對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最輝煌的

反駁，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支持其中的每一項原則，每一個字。

如何挫敗改良主義

《“左”派幼稚病》這一著作的實質是如何挫敗勞工運動中的改良主義、修正主義——這是一切革命者的一項基本任務，並且是針對反對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鬥爭中可能犯的錯誤而提出的警告。它的真正實質是捍衛革命的原則，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

修正主義者所做的則是從列寧關於左的危險的論述中斷章取義地摘引列寧對這種危險的分析，並把這些分析提高為原則，然後說：看看那些教條主義者吧，他們是同列寧背道而馳的。

我們必須再重復一遍，《“左”派幼稚病》（所有要讀這本書的人很容易得到它）是光輝地闡明並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和為爭取先進工人參加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那些原則和策略的一部著作。

讓我們進一步來看。夏基先生說，“在每一個新階段，在歷史的每一個急劇的轉折點，馬克思主義都曾經不得不抵抗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潮：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改良主義、左傾主義，等等。”我們必須馬上說，並且我們肯定夏基先生也會同意，他在他的文章中並沒有談到修正主義的危險。他談的是他所說的教條主義的危險。但是，歷史事實是怎樣的呢？明顯的歷史事實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挑戰是來自右的方面——右傾機會主義。在巴黎公社失敗和資本主義取得表面的穩定以後，在工人階級某些圈子中就滋長了和平演變到社會主義的思想——這是一種很容易為工人中的高薪階層所接受的思想，因為這些人從帝國主義剝削所產生的超額利潤中得到了賄賂。

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发展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要同时既注意工人争取社会进步的要求，又要把这种要求转到无害的途径上去。于是，这就形成了工人运动中以改良主义、修正主义为一方，以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另一方的大辩论。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新阶段、急剧的转折点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状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由于革命行动的失败和表面上缺乏成就而造成的失望（像 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时的情况），使得某些革命者走向了极端左倾，但是使得更多的革命者走向了右倾。

1914 年，帝国主义战争“急剧地”对这种大辩论进行了考验。历史清清楚楚地揭露了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气势磅礴的发展。共产党在全世界出现了。当时它们进行的主要斗争是反对谁呢？是反对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工人阶级中的大辩论实质上仍然是（诚然，这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为一方，而以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另一方。谁将争取到工人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呢？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各次讲话，大部分谈的是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各次会议记录，大部分谈的是这个问题。苏联党本身内部的斗争，大部分与这件事有关（诚然，也是形式上有所不同）。

这种斗争也在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历史中大量地反映出来。改良主义在 1914 年出卖了澳大利亚的工人。共产党成立于 1920 年，但它有许多年连续不断地进行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反对 1929 年投降的斗争；三十年代，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不仅带来了左的危险，而且还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右的危险，以致对 1939 年的战争作出了错误的（机会主义的）评价。

白劳德主义曾經在澳大利亚共产党內有过强大的影响。約·戴·布莱克的立場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在和平运动中右傾机会主义式地取消共产党，虽然（特別，而且显著地是在理·狄克逊的影响下）它被正式說成是一种左的偏向。

今天，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把修正主义长期以来所强調的观点，首先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調和、和平共处等等，摆在第一位。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和平过渡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因此，贊成或反对和平过渡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并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真正的問題是追隨着一定的历史趋势的修正主义者要把他們对这些观点的任意解释強制地（教条主义地）强加于任何情况。

变得更加明显

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見得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急剧的轉折点，而是在所有的时候都不得不向异己的傾向，特别是向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斗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本身就是向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在急剧的轉折点，这些异己的傾向就变得更加明显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不得不特別向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斗争呢？因为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資本家的主要武器，而在帝国主义阶段，修正主义者就更加成为資本家的主要武器了。資本主义要想存在下去的話，就必须轉移工人阶级的目标，它的主要武器就是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适应資本主义。

資本主义力图借劳工运动的名义使工人阶级适应資本主

义——把劳工运动轉到无害的途徑上去，即議會政治、仲裁等等，就像澳大利亚工党之类的社会民主党所做的一样。今天，修正主义和这种情况相同，一味強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像夏基先生的情况那样，而且企图借“共产主义”这个名义来轉移工人階級的目标。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需要！

那么，夏基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历史的急剧轉折点”这个理論呢？他所說的“引起人們对于那些已經过时的，或者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論点进行大胆而直截了当的重新审查”的急剧的轉折点是什么呢？

把“急剧的轉折点”这个概念搬出来，是想說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論点过时了——这些論点需要重新审查；这些論点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这甚至是連形式也沒有改变的老一套的爭論。

事实是，从列宁时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在每一个方面都光輝地证明和证实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沒有一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是过时的，沒有一項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世界上已經发生了种种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規律。它們在每一个方面都证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及其本性、战争与和平、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轉变形式、和平共处、工人階級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資本主义积累、民族斗争和殖民地斗争、工人階級的绝对和相对貧困化等論断是正确的。

夏基先生也許会告訴我們在上述論断中任何一个方面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形，那我們将会很乐意加以发表。已經发生的事情則是，在我們的时代里，社会主义已經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民族解放运动已經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正在冲击着帝国主义的那些基础，工人階級的力量已經大大地增加了。这就意味

6
着，如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的国际文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提到当前的日程上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就更加受到考验：它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但它总是力图恢复原状。它最需要某种东西来阻止社会主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这种强大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的主要武器（如列宁曾经多次指出的）一直是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今天，当帝国主义处在更大的苦恼中的时候，人们看到了“新的”修正主义，这有什么奇怪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为了替这种新的修正主义辩护，夏基先生就不得不谈论变化。他实际上是在说，世界上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已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并使得人们重新审查那些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论点。那么，我们就必须看看其中的某些论点。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嗎？夏基先生一定会否认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但是，正当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开支达到空前的最高峰的时候，夏基先生和他的同僚们的出版物却说国际紧张局势大大地缓和了。夏基先生和他的同僚们把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所谓“热”电话线说成是对和平的贡献（这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分析），他以同样的心情谈论禁止核武器进入外层空间，而且在谈到禁止除了地下试验以外的一切核试验时也是这种心情。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正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例如，在东南亚就比以往更加穷凶极恶地进行这种战争）并企图在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扩大其统治的帝国主义所玩弄的花招而已。

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欺骗人民是必不可少的，而美帝国主义在欺骗人民方面正在受到那些把这些花招当做实质问题提出来而不把它们当做花招加以揭发的人的帮助。无论是热线也好，禁止核武器进入外层空间也好，三国条约也好，都没有能使越南

南方人民免遭美国的屠杀，使古巴人民免受抵制、挑衅和威胁，或使美国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军队部署和军事基地布置有所改变。

帝国主义的本性丝毫也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变得更加穷凶极恶了，根本谈不到什么（用夏基先生的话来说）“急剧的转折点”。在这个方面根本没有什么急剧的转折点“引起人们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或者未能证明其为正确的论点进行大胆而直截了当的重新审查”。不，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所阐明的原理，没有一个字需要更改。现代的事态发展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和证据，说明列宁的原理是正确的。

不存在两种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是一种世界观。不存在两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一种。任何其他看法都是自相矛盾的。正像人们也可能说存在着两种地心引力定律一样。衡量一个革命政党的唯一标准是它坚持还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正在辩论的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而不止是关于一些共产党之间在策略上的一些分歧的问题。夏基先生根本没有以此为出发点。

他说：“在战后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在个别的共产党之间曾有过不止一次的辩论和思想冲突。但是归根到底，这些都加强了团结，加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可能出现分歧这一事实本身是毫不奇怪的，而且也不必为此而特别担心。但是，我们党认为，中国党的领导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背离了全体兄弟党共同制定的总路线。不仅如此，中国党的领导正试图把它的特殊观点强加给其

他的党；中国领导人这样作，就是否认这些兄弟党有权本着共同制定的決議的精神并按照本国的情况，独立地参与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和他們自己的政治路綫。”

这里是把眼前的政治考虑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問題无法挽回地掺杂在一起了。如果夏基先生願意接触实质問題的話，他就必須敢于正視这个問題，并且令人信服地对之作出回答：

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

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抛弃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則？

他們是否爭辯說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經改变？

他們是否攻击了辯证唯物主义？

这些就是問題。

夏基先生从来不向自己提出这些問題。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我可以抓住哪几根稻草，把它們硬說成是原則，并且利用它們来使人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已經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事实上，他甚至抓不住任何稻草，因为这是根本不存在的。

夏基先生断言：“我們党认为，中共领导人的观点是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一种特殊修正，首先是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論的修正。”

好厉害的說法，夏基先生，好厉害的說法！

但是，夏基先生，如果你告訴我們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論或实践中的什么地方，那会是非常有益的。不，夏基先生，你无法告訴我們这发生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的說法只不过是虛假的；它得不到证实。

它不能用这样的說法来加以证实：“中国同志在从理論上证

实他們的概念的普遍意义时，对馬克思主义的許多論断作了极端教条主义的和过分簡單化的解释，完全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不，夏基先生，这解决不了問題。

順便提一下，列宁本人不止一次地指出，馬克思主义本身通常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遭到攻击的。你对“教条”和“教条主义”这些字眼的濫用，正好会使你符合列宁的譴責。

但是讓我們回到夏基先生曾經說过的話上来。簡單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曾經認真而具体地分析了每一种情况，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你会說这只不过是一种武断的說法，但是我們請所有讀者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材料，檢驗这些材料并考察他們的实践。夏基先生的真正的意思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其結果很不适合夏基先生和他所追隨的那些人的口味。在古巴問題上，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在核武器問題上的不負責任的声明和行动的严重危險，后来又指出了严重的投降危險。

夏基先生不喜欢这一点。

然而事件已經证明了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又如在印度侵略中国的問題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形势作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估計，正确地看出了印度統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和在苏共領導人的帮助下）的侵略，并且采取了抵抗侵略这种正确的方針。

夏基先生起初說，这只不过是关于一小块岩石重疊的荒蕪不毛的領土的爭端，中国人何苦要为这“几块岩石”而烦恼。显然，他从来没有問一問自己，印度的統治階級何苦要为同样这“几块岩石”而烦恼。

后来，夏基先生曾在一個短暫的时期采取了好的立場，譴責